

【歷史爭議人物系列】2



李陵

崔明德◎著

李陵曲折的人生歷程，在他兵敗被俘之後受到漢王室的不公平對待，
不僅在思想上影響了司馬遷，也博得後世對他的同情。



文

津

出

版

歷史爭議人物②

李陵

崔明德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陵／崔明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
，1994[民83]
面；公分． -- (歷史爭議人物；2)
ISBN 957-668-229-0(平裝)

1. (漢) 李陵 - 傳記

782.821

83007764

歷史爭議人物②

李 陵 130 元

著 作 者：崔 明 德

發 行 者：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 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2段294巷1號

電話：(02)363-6464 傳真：(0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1994年9月初版一刷1000本

ISBN：957-668-229-0

目 錄

前言……………

一

第一章 將門虎子 秉性不移……………

一五

一、年少壯勇的先祖李信……………

一五

二、難以封侯的祖父李廣……………

一九

三、家風猶存的李陵……………

三一

第二章 鳴鏑南飛 殿廷請戰……………

三七

一、時戰時和的漢匈關係……………

三七

二、懇求獨當一面……………

四八

三、路博德因私阻軍……………

五四

第三章 浚稽山大戰……………

五九

一、首戰告捷……………

五九

二、殺婦女以鼓士氣……………

六〇

目	錄
---	---

三、管敢臨陣投降……………	六四
四、兵入峽谷……………	六六
五、絕境被俘……………	六八
第四章 生與死的矛盾心態……………	
一、司馬遷直言遭宮刑……………	七五
二、痛苦的思索……………	八二
第五章 身居要職 樂不思蜀……………	
一、被逼投降……………	九七
二、刺殺李緒……………	〇二
三、重建家庭……………	〇四
四、勸說蘇武……………	〇五
五、同室操戈……………	一一
六、拒絕招請……………	一六

目 錄

七、爲蘇武餞行	一一九
八、終老異域	一二二

第六章 李陵詩文的真與假	一二七
--------------	-----

一、五言詩	一二七
二、《答蘇武書》	一四三

第七章 後代子孫 名垂史冊	一五三
---------------	-----

一、擁立烏籍單于	一五三
二、母名爲姓 重重迷霧	一五六
三、數典忘祖 隱姓埋名	一六一
四、順應時尚 復姓李氏	一六六
五、北周柱國李賢	一六八
六、北周柱國李遠	一七六
七、隋朝太師李穆	一八四

附錄一 李陵家系表……………一九七

附錄二 匈奴單于世系表……………一九九

前言

一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是漢代舉世聞名的「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爲人正直，武功高超，經歷複雜，榮辱並存，在漢族歷史上有較大影響，在匈奴族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

說他在漢族歷史上有較大影響，是因爲他在家恭孝，出門守信，見財不貪，謙讓下士，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很有國士之風，曾被漢武帝誇獎爲可造之才。他出身於世代兵家，自幼受世傳武藝影響，成年後長期在河西走廊的張掖、酒泉訓練士兵，保衛邊疆，曾於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帶領五〇〇名輕騎到達「死地」鹽水，迎接出師失利的李廣利回漢；又於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年）孤軍作戰，英勇殺敵，終因眾寡懸殊，兵敗被俘，在全家被殺有國不能回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李陵既勸說被扣留在匈奴的漢朝使者蘇武投降，又仰慕他的氣節，對他的生

活予以關照，始終保持兄弟般的友誼，並與其他投降匈奴的漢朝將領在對漢態度上有所不同，受到了時人及後人的讚嘆及同情。

說他在匈奴族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因為他的祖父李廣很受匈奴人的敬畏，李陵本人投降匈奴後被封為右校王，娶匈奴最高首領——單于之女為妻，刺殺了令他全家致禍的降將李緒，先後伴隨過且鞮侯單于、狐鹿姑單于和壹衍鞮單于，在塞外生活了二十五年，任憑漢朝怎麼求請，他都立志決不歸漢，頗受匈奴單于的喜愛。他的兒子在他晚年已小有名氣，在他終老於匈奴之後，十分活躍，先後兩次擁立和輔佐烏籍單于，後雖在與其他單于爭戰中失敗，但他們的後代又輾轉到了大興安嶺，與當地的鮮卑人互通婚媾，繁衍後代，其中有的在拓跋鮮卑政權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到李陵的後代子孫李賢、李遠和李穆三兄弟時，他們重振李氏家族雄風，有了當時顯赫無比的門第。僅李賢一門之中，就出了二位柱國，三個大將軍，七名開府，九位儀同三司，十五個方伯，「至於常侍、侍中之任，武衛、武率之職，總管、監軍之名，車騎、驃騎之號，冠蓋交錯，劍佩陸離，胡可稱矣。」（註一）五、六十年代在西安發掘的李賢重孫女李靜訓墓中，出土的文物極其豐富（註二），從側面反映了李氏家族的顯赫。李穆本人不僅得到了太師地位，享受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註三）的特權，而且就連他的姊妹都分別被封為郡君、縣君，他的「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註四）「朱輪華轂，

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遑及。」（註五）

說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是個頗有爭議的人物，是因為舊題李陵的幾首五言詩感情真摯，詞采綺麗，句子工整，技巧純熟，是比較成熟的五言詩，先被視為五言詩的濫觴，後被認為是無名氏的假託，劉勰、劉知幾、蘇東坡、洪邁、顧炎武、翁方綱、錢大昕、梁啟超等歷代文人都予以考辨，至今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結論；舊題李陵的《答蘇武書》，感情強烈，動人心弦，詞采壯麗，章句流靡，是一極為篇優秀的散文，後也被認為是無名氏的假託，致使歷代碩儒大動腦筋，至今仍有一些學者致力考辨，雖打了近二十年的筆墨官司，但仍然沒有統一意見。隨著肯定與否定的不斷爭論，李陵的名氣也歷久不衰。

二

客觀地說，李陵在被俘之前，名聲很好，人們對他的評價也是一致的，尤其是在他帶兵進入浚稽山時，更贏得了朝廷上文武大臣的普遍讚譽。按司馬遷的說法，就是「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註六）但在他被俘之後尤其是投降匈奴之後，中央的文武大臣立即出現了一邊倒傾向，幾乎異口同聲地譴責李陵。但在漢武帝死後，當人們的頭腦已經冷靜下來時，

就以比較公正的態度，較為客觀地評價李陵。然而，由於人們的出發點不同，所持的評價標準又不一致，因而對李陵褒貶不一。產生分歧的焦點，正是所謂的李陵「氣節」問題。我們認為，無論在古代社會，還是在當今社會，氣節對一個人乃至於一個民族都至關重要。如果僅就李陵投降匈奴這一事件本身而言，說他是一個喪失民族氣節的人毫不過份，因此對他予以強烈譴責是完全應該的，但如果審視一下他投降匈奴的前提背景和投降匈奴之後的對漢態度，我們覺得一味譴責李陵又失公允。

我們知道，李陵投降匈奴的前提背景是絕境被俘和一家老小被無辜殺害。在李陵出兵匈奴之前，漢武帝就在客觀上為他設置了重重障礙，先是只讓他帶領五千名步兵與匈奴的十萬鐵騎交戰，繼而提前給疆弩都尉路博德下達了詔書，使這位老將有了製造奸詐行為的充足時間，接著又聽信讒言，怪罪李陵，給李陵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壓力，在李陵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又不增派援軍予以營救，致使李陵身處絕境，兵敗被俘。李陵在被俘時刻，首先想到的是損害了大漢王朝的國威和漢武帝的尊嚴，也就是他對士兵們所說的「無面目報陛下」。（註七）投降匈奴後雖得到了高官厚祿，但仍時常「自痛負漢」。（註八）但盛怒之下的漢武帝不分青紅皂白，無辜殺害了他的一家老小，使他對漢朝絕望之後被迫投降匈奴。由此可見，我們在責備李陵喪失民族氣節的同時，也理應譴責漢武帝的殘無人道。如果不是漢武帝加罪於他的一家老小，結局也許會像李陵對蘇武

所說的那樣：「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註九）所以，司馬遷認為李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註一〇）並非隨意推測。這是其一。

其二，李陵在投降匈奴之後，除了對漢武帝本人無比痛恨外，並沒有做任何傷害漢王朝尊嚴的事情。我們認為，漢武帝本人雖與漢王朝有一定的聯繫，但畢竟屬於兩個層次，絕不能等量齊觀。因此，對漢武帝的痛恨，並不同於對一個國家的損害和背叛，何況李陵所痛恨的漢武帝又是一個好大喜功、殘暴至極、晚年喜怒無常、神經質時常發作的封建帝王。當然，有人把李陵投降匈奴說成是「由一個堅定的『忠君』思想的信奉者變為一個『忠君』思想的叛逆者」，「是傳統的『忠君』思想的反叛者」，（註一一）則由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是非科學的態度。因為皇帝與王朝畢竟又有一定的聯繫。

其三，從李陵對漢的態度來看，他與漢朝其他投降匈奴者相比，更有質的差別。漢代投降匈奴的文官武將不少，比較有名的是韓王信、中行說、李緒和衛律。韓王信投降匈奴後招兵買馬，經常帶兵南下騷擾漢境；中行說在奉命送和親公主到匈奴時投降匈奴，向單于傳授兵法，教他們如何對抗漢軍；李緒本是漢朝駐紮在奚侯城的一名都尉，在匈奴前來攻打時拱手讓城，投降匈奴，主動幫助單于訓練兵馬，抗擊漢軍。衛律原是漢朝的一位外交大臣，投降匈奴後被封為丁靈王，

幾乎與李陵在匈奴的時間相始終。這裡對他們二人略作比較。李陵與衛律原來同是漢朝之臣，又都是匈奴單于的寵臣，但對漢朝的態度卻截然不同。第一，在勸降蘇武問題上，李陵勉為其難，勸降時頗富人情味；衛律則採用極其卑鄙的赤裸裸的威脅手段，先當著蘇武的面殺了虞常，又要向副使張勝開刀，並以連坐恐嚇蘇武。第二，在對「富貴」認識上，李陵對曾向蘇武誇耀過自己在匈奴多麼富有而深感內疚，並以實際行動彌補自己的過失；衛律則大言不慚地對蘇武誇耀說：「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註一二）第三，在輔佐匈奴且鞮侯單于、狐鹿姑單于和壺衍鞮單于方面，李陵比較消極，只有在單于召請時才「入議」，（註一三）到狐鹿姑單于後期及壺衍鞮單于時，匈奴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都不見李陵的影子；衛律則「常在單于左右」，（註一四）成了單于的高級助手和謀士，一度曾成為匈奴最高統治階層的核心人物，積極為單于出謀劃策，對付漢朝。第四，在率領匈奴兵與漢軍交戰時，李陵消極應付，讓各方面條件都明顯劣於自己的漢御史大夫商丘成所率的二萬人的軍隊逃跑；衛律則奮勇當先，恨不能把漢軍殺盡斬絕。第五，在對投降匈奴的李廣利態度上，李陵採取了無所謂態度，既不責備也不同意，甚至連李廣利的面也不見；衛律則對他予以排擠、陷害，令單于的母親殘害李廣利。

總上所述，把李陵投降匈奴視為「傳統的『忠君』思想的『反叛者』」固然不對，但把他貶為「貪

生怕死」、「貪生忘義沒有節操」、「背叛了自己民族的」「投降派」，（註一五）也不算公正。

那麼，應當如何評價李陵呢？我認為，按正常的思維邏輯，人們對李陵的態度應是讚譽——

惋惜——痛恨——悲憤——同情五個層次。前面已經提到，李陵在被俘之前，名聲很好，也就是《漢書·李陵傳》所說的「甚得名譽。」這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是人們聽到李陵被俘消息時作出的反應，既惋惜漢王朝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軍事家，也惋惜李陵本人斷送了自己在漢王朝的光輝前程。第三層次是人們聽到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時作出的反應。對此，漢武帝極其惱火，文武大臣「皆罪陵」，（註一六）李陵家鄉的士大夫群起責罵，把他視為李姓的恥辱，其他人因受當時輿論的影響，也紛紛譴責李陵，痛恨李陵的失節行為。在當時不明事實真相的情況下，人們作出這一反應是很自然的，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人們在初步了解事實真相後，尤其是面對漢武帝濫殺無辜的現實，便在幾乎與作出第三層次反應的同時，作出了悲憤反應。中國古代歷來強調忠孝及士為知己者死，如果漢武帝沒有殺害李陵全家，李陵也許會為他而死，但事與願違，李陵還值得為他而死嗎？再說，司馬遷僅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就被處以宮刑，人們能不悲憤嗎？西晉末年的劉琨在《扶風歌》中表達的感情就是第四層次的代表，詩云：「唯昔李愆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正因為痛恨漢武帝，人們的感情自然容易轉入第五個層次。假托李陵之名的《答蘇武書》公開為李陵鳴冤：「功大罪小不蒙明察」；明代李贄在為古人分類列

傳時把李陵歸入名將一類，與衛青、霍去病相提並論；有的作者在小說中爲李陵塑造了一個「忠心報國」的形象作爲司馬遷剛直不阿性格的陪襯（註一七）。當然，這幾個層次既有交叉性，又有時間性，有時既難以截然分開，各層次持續的時間也不相同。總的來看，第二個層次持續的時間較短，第一個層次持續的時間略長一些，第四、第五個層次持續的時間最長，兩千年來，嚴厲譴責漢武帝，公開爲李陵辯護，明確表示諒解，隱隱寄予同情的人確實不少。儘管如此，李陵仍是一個在氣節上有不少污點的人，對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否認的。

三

按常理而言，李陵投降匈奴，在氣節上留下了許多污點，應當落下千古罵名。但事實恰恰相反，李陵剛投降匈奴時，的確引起了不少非議，隴西李姓以與李陵同姓爲恥，當朝的文武大臣因懼於漢武帝的淫威，也都對李陵大加撻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不再痛罵李陵，反而對他惦念不已，掌握朝政的大臣霍光、上官桀還派人請李陵回漢，後人更是對他百般同情。這是因爲：

第一，同情弱者是中國人的普遍心態。李陵和他祖父李廣一樣，在軍事方面雖是強者，但在政治方面卻是弱者。在中國古代社會，軍事歷來都從屬於政治。李廣雖射技精湛，百發百中，一

生與匈奴交戰七十餘次，大顯神威，贏得了「飛將軍」的美稱，但經常受到權貴和外戚的排擠和陷害，終生未能封侯，最後落了個刎劍自殺的悲慘下場，很受人們的同情。李陵素有祖父之風，既承襲了祖父的高超武功，也承襲了祖父決不附炎趨勢的品質。在漢武帝決定出兵匈奴時，李陵不僅積極要求參戰，而且還懇求獨當一面。漢武帝雖為他的「壯勇」所感動，同意他的請求，但卻受到了奸滑老將路博德的愚弄，結果孤軍進入浚稽山，在手無兵器、後無援兵的艱難困境下，兵敗被俘，全家遭殃。李陵平時人緣不錯，許多大臣對他有較好印象，因此對他的被俘深表同情，只是在漢武帝生前擔心觸犯龍顏不敢公開表態而已。即使他們認為李陵投降匈奴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考慮到他當時萬般無奈的處境，也就逐漸原諒他了。當然，李陵也有個別政敵，他們在李陵投降匈奴一事上大做文章，但這些人在李陵全家被殺、李陵臭名一時彌漫漢廷後，逐漸改變對李陵的態度，最後或許會由怨恨李陵轉為同情李陵。

第二，李陵的人品很好，容易引起他人的同情。李陵率領五千人與匈奴的數萬名大軍交戰，自然會預料到這次戰爭的艱難程度，但他知難而進，沉著冷靜地指揮軍隊，先是打了幾次勝仗，後因眾寡懸殊，屢受挫折，軍隊損失慘重。在這種情況下，李陵身先士卒，與敵軍展開肉搏戰。李陵與祖父一樣，愛兵如子，能與士兵同甘共苦，因而很受他們的愛戴。士兵們在轉戰多日十分飢餓的情況下，只要聽到李陵的一聲令下，個個無不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

刃」，（註一八）奮力殺敵。由此可以看出李陵在軍中的威信和能得人死力的程度。李陵自知被俘無疑，首先想到的是部下的出路問題，爲他們擺脫困境作了周密安排，使四百餘名倖存者得以回到漢朝。李陵雖然投降了匈奴，但並沒做爲虎作倀的事情。他勸說蘇武投降，完全是迫不得已，得知蘇武決不投降，也不勉強，還幫助蘇武在匈奴重新建立了家庭，並在生活中對他多加關照。當然，後人對蘇武和李陵的評價並不一樣，人們欽佩和讚揚蘇武，首先是因為他在匈奴歷盡苦難，矢志不渝，其次是他的民族氣節。人們讚揚和同情李陵，首先是他的人品好，其次應是他的執著和全家的不幸遭遇。

第三，人們對司馬遷的同情自然會引起對李陵的同情。李陵兵敗被俘的消息傳到長安時，漢武帝極其惱火，在朝的文武大臣大都落井下石，紛紛譴責李陵。在這種情況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則從愛惜人才，李陵的人品和功勞、李陵當時的處境等方面，爲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結果激怒了漢武帝，被視爲「誣上」和「欲沮貳師，爲陵游說」，（註一九）慘遭宮刑。如果說漢武帝殘殺李陵全家是因為李陵投降匈奴的話，那麼，司馬遷因說了一些實話被處以宮刑就毫無道理了，因此，人們對司馬遷寄予無限同情，而司馬遷的不幸又與李陵之案牽扯在一起，人們自然由同情司馬遷進而同情李陵一家的不幸。再說，今人對古人的了解，主要通過歷史書籍，人們對李陵的認識，則主要通過《史記》和《漢書》中的材料，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對李陵明顯寄予同